

BOOKMAN TRANSLATION LIBRARY

書林譯學叢書 — 9

主編策畫 何偉傑

翻譯美學 導論

劉 忽 慶 著

翻譯美學導論

劉宓慶 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翻譯美學導論／劉宓慶著。
---版。--臺北市：
書林，民 84
470 頁；21 公分
參考書目：8 面
ISBN 957-586-493-X (平裝)

1. 翻譯-哲學，原理

811.701

84007038

Aesthetic Studies of Translation
by Liu Miching © 1995

翻譯美學導論

定價：350 元

作 者／劉宓慶

校 對／王炫方・郭芳君

出版者／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88 號二樓之五

電話：3687226 FAX：3636630

發行人／蘇正隆

郵 撥／15743873・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印 刷／浩源印刷廠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831 號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九 月 一 版

ISBN 957-586-493-X

書林譯學叢書 主編策畫：何偉傑
BOOKMAN TRANSLATION LIBRARY
SERIES EDITOR: Ho Wai Kit

總序

科技和貿易的發達使地域距離相對地縮短，語際傳意藉著商業和文化交流日益迅速擴展，正扮演著愈來愈關鍵的橋樑角色。

今天，如果說翻譯已經成為人類任何時刻都不可或缺的工作，大概並不過份，可是，翻譯服務的廣度和深度是否已夠理想，整體素質是否盡如人意，作為某種清晰而一致的結論，尚有待成熟的翻譯觀與譯評風氣的形成而後可得。

在社會急劇商業化的時候，重理工、輕人文的短視比比皆是。只要大多數人尚未體認到，必須有蓬勃的文史哲與社會科學作為基石，科技才會有長程的健全發展，這樣的短視就依然會占上風；社會一日未能充分理解優良翻譯工作的高難度和重要性，譯業的社會地位就一日難以獲得應有的承認，翻譯學也就一日難以更上層樓。當務之急，首在加強翻譯的專業教育，廣開研究風氣，虛心汲取中外古今的翻譯經驗以擇善應用，透過實踐體驗去組建我們自己的、適合當代需求的譯作譯評的理論和方略，從而使翻譯真正成為一種社會公認的學科與專業，使譯評走上軌道，也使翻譯教育更臻成熟，並改變我國在國際翻譯貿易中長期入超的狀況。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近年致力發掘台海兩岸以至歐美各地富有潛質的作家作品，頗得學界士林青睞，今春更發願印行書林譯學叢書，為我們的全方位新譯論鳴鑼開道，為各地譯學新銳開闢又一論壇，更為熱愛翻譯的莘莘學子提供當代譯學的嶄新文庫。忝任本翻譯叢書主編，筆者謹以開放的胸懷盼望能向您呈獻越來越多的譯壇健筆，同時也期待您的愛護與批評。

何 偉 傑

1992年4月19日序於香港

謹以本書獻給
我的嚴師

朱光潛教授
(1897-1986)
伯父劉永濟(弘度)教授
(1887-1966)
父親劉永湘教授
(1889-1972)

目 錄

〈自序〉	1
------------	---

第一章 翻譯的科學性

1.0 概述	7
1.1 翻譯的科學性	10
1.1.1 翻譯科學性的基礎：雙語的所指同一	10
1.2 意義的複雜性和意義轉換的科學性	12
1.2.1 意義的多向度性	12
1.2.2 概念意義及其模糊性	12
1.2.3 語境意義及其延伸性	14
1.2.4 功能意義及其多樣性	15
1.2.5 意義的結構層級	16
1.2.6 功能調節意義表現的形式	17
1.2.7 翻譯學對待意義與形式的科學態度	19
1.3 翻譯思維形態的科學性	20
1.3.1 翻譯思維的科學性之一： 翻譯分析必須重概念、判斷與推理	21
1.3.2 翻譯思維的科學性之二： 語言表達必須靈活切意	21

第二章 翻譯的藝術性

2.0 概述	25
2.1 語言藝術的一般特徵	25
2.1.1 語言藝術的無限性	27
2.1.2 語言藝術的多樣性	28
2.1.3 語言藝術的時尚性	29
2.2 翻譯藝術的一般特徵	31
2.2.1 普遍性	32
2.2.2 依附性	32
2.2.2-1 形式限制	33
2.2.2-2 語義限制	34
2.2.2-3 語法限制	36
2.2.2-4 風格限制	38
2.2.2-5 文化限制	42
2.2.3 變通性	51
2.3 結語	53

第三章 譯學的美學淵源

3.0 概述	57
3.1 西方譯論發展概略	63
3.1.2 古典譯論期	63
3.1.2 古代譯論期	67
3.1.3 近代譯論期	68
3.1.4 現代譯論期	71
3.2 西方譯論發展的特點	72

3.3 美學對中國譯論的特殊意義	76
3.4 文質相稱：	
文與質的統一觀是中國傳統譯論的主流	77
3.5 中國傳統譯論中的其他美學命題	82
3.5.1 「信達雅」的美學內涵	82
3.5.2 「神」與「形」，「神似」與「形似」	88
3.5.3 「化境」的美學內涵問題	95
3.6 中國傳統譯論的美學方法論	98

第四章 翻譯的審美客體

4.0 概述	121
4.1 翻譯審美客體的屬性	122
4.2 翻譯審美客體的審美構成	125
4.3 形式系統：審美符號集	125
4.3.1 語音層審美信息	126
4.3.2 文字層審美信息	154
4.3.2-1 文字形體審美信息	155
4.3.2-2 文字形、音結合的審美信息	156
4.3.3 詞語層審美信息	159
4.3.3-1 概述	159
4.3.3-2 原語語詞中的審美信息	161
4.3.4 句、段中的審美信息	171
4.4 非形式系統：審美模糊集	185
4.4.1 「情」與「志」	186
4.4.2 「意」與「象」	202

4.5 風格的翻譯審美問題	212
4.5.1 中和之美	213
4.5.2 陽剛之美	215
4.5.3 典雅之美	218
4.5.4 自然之美	220
4.5.5 雕鏤之美	223
4.5.6 清麗之美	226
4.5.7 理趣之美	228
4.5.8 雄渾之美	230
4.5.9 充實之美	232
4.5.10 諧謔之美	235
4.6 結語	238

第五章 翻譯的審美主體

5.0 概述	245
5.1 翻譯審美主體的基本屬性之一：	
受制於審美客體	246
5.1.1 受制於原語形式美可譯性限度	246
5.1.2 受制於原語非形式美可譯性限度	247
5.1.3 受制於雙語的文化差異	248
5.1.4 受制於藝術鑑賞的時空差	250
5.2 翻譯審美主體的基本屬性之二：	
翻譯者的主觀能動性	251
5.2.1 「情」	252
5.2.1-1 情與翻譯美感的間接性	252

5.2.1-2 情與翻譯美感的個性化	256
5.2.2 「知」	261
5.2.3 「才」	265
5.2.3-1 語言分析能力	265
5.2.3-2 藝術鑑賞能力	269
5.2.3-3 語文表達和修辭能力	272
5.2.4 「志」	276
5.3 結語	276

第六章 翻譯審美意識系統探討

6.0 概述	279
6.1 翻譯審美心理結構的運作過程	280
6.2 翻譯審美的認知圖式	287
6.3 翻譯中的想像	290
6.3.1 想像有助於翻譯中對所指的準確認定和表述	291
6.3.2 想像有助於意義校正和完形	292
6.3.3 想像有助於把握文藝作品的形象性、意境和 意象	294
6.4 翻譯中審美再現的一般規律	297
6.4.1 理解	298
6.4.2 轉化	299
6.4.3 加工	300
6.4.4 翻譯審美再現初論	301
6.4.5 翻譯審美再現的基本要求	302
6.5 翻譯審美的移情論	304

6.5.1 翻譯中的移情障礙	312
6.5.1-1 時空障礙	312
6.5.1-2 文化障礙	315
6.5.1-3 心理障礙	318
6.5.1-4 語言障礙	320
6.5.2 翻譯審美移情結語	323

第七章 翻譯藝術創造的基礎層級

7.0 概述	329
7.1 翻譯基礎層級的審美原則	330
7.1.1 達意	331
7.1.2 約定	339
7.1.2-1 時尚性	339
7.1.2-2 適應性	344
7.1.2-3 專業性	351
7.2 結語	368

第八章 翻譯藝術創造的綜合層級：文學翻譯問題

8.0 概述	375
8.1 文學美和文學翻譯的一般特點	376
8.1.1 文學美是一個層級結構	377
8.1.2 文學美的外在形式：文學美的自然感性	377
8.1.3 文學美的內在形式：文學美的形式感性	381
8.1.4 文學美的綜合形式：文學美的象徵感性	385
8.1.5 文學美結構中的風格問題	392

8.1.6 文學美小結	393
8.2 文學翻譯的審美剖析	393
8.3 文學翻譯審美的特徵	394
8.3.1 「暢與物游」	394
8.3.2 「視野融合」	400
8.3.3 「感同身受」	404
8.4 文學翻譯的審美圖式	408
8.5 文學翻譯的審美再現問題	410
8.6 結語	412
 第九章 翻譯審美理想和審美再現問題	
9.0 概述	415
9.1 翻譯審美再現的類型	416
9.2 �摹仿	416
9.2.1 以原語為依據的模仿	418
9.2.2 以譯語為依歸的模仿	426
9.2.3 動態模仿	433
9.3 重建	440
9.4 翻譯審美理想中相對相融的審美原則	446
9.4.1 「虛」與「實」	446
9.4.2 「隱」與「顯」	448
9.4.3 「放」與「收」	450
9.5 各類功能文體的一般翻譯審美標準	455
9.6 結語	456
參考書目	459

自序

這本著作，是我對中國翻譯理論的美學思考。我感謝一九八九年在巴黎萍水相逢的J. L. Fortey（漢名傅德）先生，他沉醉於中國的詩詞和書法，我沉醉於巴黎路邊的咖啡座和塞納河畔的舊書攤。傅德無意中的一句話，加強了我的一個決心。他說：「德國人發現美學，中國人創造美學，法國人欣賞美學」。

在此以前，我已經想到了譯學中的一些美學問題，一九八四年曾構思寫一本「譯學與美學」。當時我剛剛寫完《文體與翻譯》。我到北京大學燕南園把想法告訴了我的老師朱光潛先生，朱先生聽了很高興，囑我「朝這個方向悉心思考；你來日方長，不必急於落筆」。一九八五年中，我讀了羅新璋先生所編的《翻譯論集》，他在序文《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中提出，中國譯論是中國傳統文論和美學的一股支流。這個論斷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開始重新研讀青少年時期伯父（劉永濟教授）教過我的《文心雕龍》和父親（劉永湘教授）教過我的《莊子》及王充、王國維等人的論著，初步形成了一些構想。

從一九八五到一九九三年的近八年間，我流徙於北京、巴黎、布魯塞爾和香港之間，無論是探親訪友、教書講學，我都帶著這部手稿，時作時輒。我很想找到一種又有創新、又符合中國傳統的文論風格，融科學分析與美學剖析於一體，庶幾不愧對先人、愧對來者。

我有一個很深的信念：中國的翻譯理論體系，完全不必步西方後塵，東西方可以各有千秋，相互借鑑。我們應該有獨特的中國氣派、中國氣質。翻譯美學也許正是中國翻譯理論獨具風華的特徵之一。

中國人確實創造了美學。

中國的經史子集、詩詞書畫實際上都是直接、間接地記敍、描摹、演繹、探索和闡發了人倫美、道德美、人格美、氣質美和自然美。中國人所維護的人倫道德觀、經世資政觀、治學創業觀、為人處事觀和詩書禮樂觀，可以一言以蔽之，是一種對美的追求，特別是對人格美的追求，對美的精神氣質的追求。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欣賞並著力陶冶一種非常類似華夏九派江山之美的清逸瀟灑、落拓曠魄的精神氣度。中國人誠然景仰孔孟所高揚標舉的人格美，但同時，如果以每一時代的純清秉正的士大夫為精神法度代表的整體社會意識和道德價值觀而言，中國人更從內心深處受到沒有受皇權保護的更為高潔的老莊之道的熏陶。老莊針對權勢爭戕而提出的「心齋境界」，即超時空、越生死、忘物我的唯美主義人格論自我完成，深深地打動並吸引著歷朝歷代才俊卓然、不隨流俗的士大夫，推動他們的靈性，使之「下筆不能自休」（班固）。莊周在《齊物論》中講述了一個美麗的夢蝶故事：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歟！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說實在的，這種物化之美很少、很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不爲之悠然而動；那種美，似乎是在這個濁世的昏黯中唯一能給人一點光明慰藉的閃光！從中國歷史上看，各種形態的渾沌濁世，前前後後大約至少長達一千五百年！

大概，正是道家這種唯美主義的人格完成和儒家自善自持的仁美論相濟相融，使千百年來正心誠意的士大夫與庶民砥礪相濡，不僅沒有在穢濁世風中沉淪，反而憤發不息，上下求索，使中華文化的珣采熠熠未泯。

因此，我想，我們不妨說，美的精神和對它的追求養育了中國，美學養育了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階層。

在這個歷時的大局觀照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麼中國最早而且又最有生命力的譯論命題是「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自從這個翻譯美學命題標舉以來，已超過了一千七百年。這期間，孔子提出了仁美，老子提出了自然與美；從荀子的「美與僞」（《荀子》〈性惡〉），揚雄的「文質相副」（《法言》〈修身〉），曹丕的「以氣主文」（《典論》〈論文〉），顧愷之的「以形寫神」（《歷代名畫記》），劉勰的「神思」與「風骨」（《文心雕龍》），以及陳子昂的「興寄」（《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敍》），蘇軾的「文尚自然」（《答謝民師書》）與「傳神寫照」（《與何浩然書》），嚴羽的「妙悟」（《詩辨》），湯顯祖的「唯情」（《耳伯麻姑詩序》），袁枚的「性靈」（《隨園詩話》），梁啟超的「情趣」（《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詞》），一直到王國維的「境界」與「意境」（《人間詞話》），既在論詩、論畫、論文、論人，又在論理、論道、論法、論藝，用劉勰的話來說，就是「百家騰躍，終入

環內」(《文心雕龍》〈宗經〉)。這個「環內」，正是哲學—美學，尤其是文藝美學。

同樣，在這個歷時的大局觀照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中國的傳統譯論中，幾乎所有的譯論命題，都有其哲學—美學淵源：「歷史定勢和文化整體形態的發展促使譯學與美學(尤其是文藝美學)聯姻」。這既是一種有緣的巧合，又是歷史的必然。很顯然，我們既須從這個歷史文化的總體觀照又須從哲學—美學的特定視角來考察羅什和玄奘、馬建忠和嚴又陵、梁啟超和王國維、林琴南和蘇曼殊，以及近世的林語堂、朱光潛、傅雷、錢鍾書等人，才能真正理解他們為什麼提出這樣或那樣的美學譯論主張，真正理解他們提出的譯論主張幾乎都具有哲學—美學的特色和內涵，而不僅僅是一般文論意義上的言簡思精。

當然，這種譯學和美學的「聯姻」也可以見諸於西方的譯論。

西方文獻中最早提到美的概念的是荷馬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據統計，荷馬用過名詞「美」(Callos)共十六次，形容詞「美的」(Calos)共三百一十八次。但真正談得上探討美的第一人，應該說是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比孔子(551–479 BC)晚八十二年，比柏拉圖(Plato, 427–347 BC)早四十二年。希臘羅馬古典美學的基本命題是「美與善」、「美與醜」、「美與和諧」和朗吉弩斯(Longinus)著名的《論崇高》(*Essay on the Sublime*)。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則是西方古典美學之集大成者。

在這個美學淵源的影響下，西方譯論的先驅西賽羅(Cicero,

106—43 BC)和霍拉斯(Horace, 65—8 BC)在論述翻譯藝術時之向美學移花接木就絕非偶然了。西賽羅的翻譯理性觀以及類似「文與質」的主張和霍拉斯的譯文優勢論都屬於「文貴自然」的古典文藝美學（或古典修辭學）命題範疇。這個美學傳統對十七、十八世紀的文藝及翻譯大師德萊頓(J. Dryden, 1631—1700)、歌德和理論家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和坎貝爾(George Campbell)譯論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但從總體上、從綿延的歷史淵源和影響來說，美學對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對中國譯論影響之深則是世所罕見的，也是世界上任何國家和民族文化無法比擬的。這一點，且不說外國人，連我們中國人自己都常常意識不到。有些人或者甚至有「家有敝帚而羞於自珍」的自卑感。這當然牽涉到複雜的歷史、現實和心理以及地緣政治多方面的原因。

今天，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之間還有很明顯的落差或反差。從整體上看，中國人的物質世界在廣闊的地區還是貧困的，或者至少是簡陋的；但他們的精神世界卻很豐富、很美：可謂「歷萬劫而不離其宗」。大概這正是《毛詩》(唐孔穎達注疏)中所說的：「世事多難，萬民有德」。中華民族歷盡苦難，但中國人勤奮自勵，恪守節義，不卑不亢，禮讓兼容。五洲四海的中國人從來不做居心叵測的鄰人，從來不生犯人之心。絕大多數中國人仍然追求完美的家庭操行，尊老愛幼，似乎永遠在自勉、互勉中不事喧嘩地節守著淳古的人倫之美(Forstey對我說「這是中國人的民族默契」)。誠然，中國沒有行之遠古的法典，人們的行為規範與其說是本諸法理的社會規約，勿